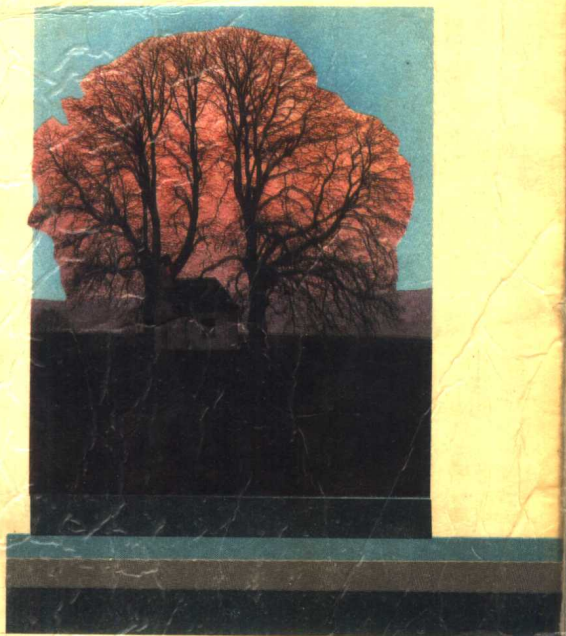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暮色

● 孙宜才 著

44.572  
C2165

898368 - 70

44.572  
C2165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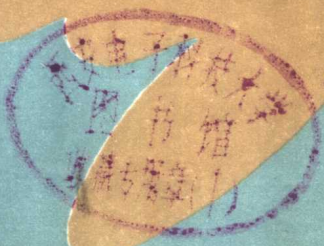
12月3日



10050949

● 孙宜才 著

# 暮色



# 暮 色

孙宜才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暮 色

孙宜才 著

---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一二〇一印刷厂

开 本：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9.375

印 数：4000册

版 次：1992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1191-8/I·284

定 价：4.25 元

## 序

何镇邦

前些时候，接到孙宜才同志的信，告我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暮色》已经编就，即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自然是值得高兴的。宜才同志自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是在大学里，后来又编辑岗位上，他一直坚持写下来；虽然写的不算多，也还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七、八年无一日甘于寂寞，在爬格子上下功夫，最后能編集出版，实属不易。因为宜才同志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听过我的课，算是我的学生，他提出让我写几句话置于这个小说集的卷首，就实在不好推辞了。

小说集《暮色》中收入作者近几年在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十七篇（其中大概只有《夜的颤动》一篇尚未发过，

但作者喜欢这篇作品，不忍割爱，也收入了），我读了其中的七篇，觉得这些作品，无论是写农村生活的，还是写校园生活的，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善于用平实朴素的文字来写那些颇有泥土味的生活，有的作品还注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些作品都是有一定深度和特色的，是值得一读的。

短篇小说《暮色》、《酒祸》、《夜的颤动》等都很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笔墨也都相当细腻，是这个集中比较耐读的几篇。《暮色》中所刻画的木工徒弟拉子在师傅的指使和喝斥下干活时的心态以及师傅把主家的两根粗梁弄坏之后，乘着暮色把它们砍成木渣的行为和复杂的心理活动，都是刻画得相当细致入微的；《酒祸》中写建筑包工队的工人二憨伴同工头之间的冲突，也多是从心理刻画入手的；《夜的颤动》写一个离家五年在行军途中连夜请假回家探望妻子的军人的内心活动和发现妻子失足之后的内心冲突，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笔墨远胜上面提到的两篇作品，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短篇小说《小道消息》、《咪咪》、《关于茅厕问题》等篇什取材比较广泛，有写一所供销中专领导班子调整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在这些矛盾中让各种人物亮相的；也有写市教育局如何解决茅厕问题的，切入口虽小，却提出相当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咪咪》则是通过一个中学生同地的咪咪的关系写青少年心态的。这些作品，笔墨也比较多样，有的调侃，有的还有点黑色幽默，可以看出孙宜才正在放开笔墨，探求多样的表现手段。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这几篇中，《小道消息》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作品的思想深度，或人物形象的鲜明，都比其它几篇略胜一筹。

中篇小说《宝井》通过殷家井的一眼古井的变迁，尤其是通过顾凤英填宝井、砍古柳所引起的剧烈的冲突，较好地刻画了农村中的女强人顾凤英和回乡知青殷中刚等人的形象。从这部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孙宜才不仅善于编织故事，组织矛盾冲突，刻画人物形象，而且笔墨放得开，显得比较从容。这部中篇对于改革中的农村种种问题做了比较深刻的揭示，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学含量，

因而也就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这篇作品同他写得比较好的几个短篇小说，同时显示出孙宜才小说创作的水平。当然，既表现出其长处，也表现出其短处。

读了孙宜才收入这个集子的部分作品，既有上述的一些感想，也有一些不满足之处。古人云，文如看山不喜平；又有人说，做人要老实，写文章却不能过于老实，统观孙宜才的小说创作，给人留下最大的不满足之处是写得太平实，太老实了。希望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有更大胆的艺术探讨，有更多的艺术尝试，写得更放手些，也更多样些。这正是我寄希望于孙宜才之处，不知宜才和读者心为然否？

1992年1月5日于北京

# 目 录

|             |     |
|-------------|-----|
| 序.....      | 1   |
| 暮色.....     | 1   |
| 酒祸 .....    | 13  |
| 宝井 .....    | 27  |
| 咪咪 .....    | 87  |
| 关于茅厕问题..... | 103 |
| 失礼.....     | 117 |
| 小道消息.....   | 130 |
| 夜的颤动.....   | 151 |
| 山河寨野语.....  | 166 |
| 镇河剑.....    | 166 |
| 金坑.....     | 181 |
| 金长虫.....    | 193 |
| 生前友好.....   | 202 |

|             |     |
|-------------|-----|
| 微动涟漪.....   | 228 |
| 我该怎么对你说     |     |
| ——战友之一..... | 240 |
| 沉沉的雪        |     |
| ——战友之二..... | 261 |
| 试.....      | 268 |
| 小人之心.....   | 271 |

## 暮 色

马鞍样的西山顶上，那圆圆的红晕泛了最后一下光芒，便跌到山那边去了。燃烧了一天的暑气，仍旧弥漫着远近起伏的群山，蒸腾着稀稀落落的村庄，熨烫着眼前这片木石狼藉的盖房工地。

拉子砍完了今天第二十一根檩条。他把眼睛从跳荡的镢和颤动的木头上挪开，搔搔顶了些木屑的烂草窝样的头发，他觉得头发根上淤积了一天的汗渍发硬了。旁边的土道上，一群杂色的羊拖着烟尘漫过去，撇下一阵浓浓的膻味儿和哀哀的鸣叫。从山那边洒出的余辉，把山、村和树染得一派恍惚、凄迷。村里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低低的天空凝成一片薄薄的云。拉子看看几个师弟，他们手头的活也快完了。师傅正抽出卷尺，量那根截好的梁。

拉子开始收拾家伙。——每逢太阳落山，师傅拿起尺子这里瞅瞅那里量量的时候，就是该收工了。于是，徒弟们就要把满地横躺竖卧的锯、镢、

刨子一应家伙收拾起来，整整齐齐地装进那个木盒子里。这活儿，往常多叫机灵鬼小龟子抢着干了，而且，他每次都干得恰是时候，不早也不晚，于是师傅很满意，便喜欢他。今天，这一家的活儿正好干完了，拉子便抢着拾掇家伙。

在几个徒弟当中，拉子最大，二十一岁。师傅常嫌他鲁笨，他自己也承认。三年，他学会了拉锯、铰铰、刨刨子、凿卯之类粗活。师傅拿起墨斗放线时，他也知道慌慌地去拽那根神圣的墨线，但还不清楚那各式各样的线怎么放法。师傅要合卯榫的时候，他便提前砍好楔子，熬好水胶，却闹不明白怎样才能将卯榫扣得端正，合得严实。他便在拼命干的时候，反复地看，认真地想。

但，拉子还是经常受到师傅的喝斥。他记不得被师傅熊过多少回了。有许多次，拉子也想抢着收拾家伙，以赢得师傅的好感，但又不能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早了，晚了，便挨熊。因为各类家伙装得不合规矩，那个盛满了工具的木盒子有好几次被师傅的怒气和脚掀翻，他便在心里哭着，重新装。

一头疲惫的老牛，用它沉重的蹄子敲击着盖满浮土的路面，迸起一个个土泡泡，发出囊囊的钝响。拉子看出了它回村时的匆匆行色。

快收拾完了。拉子扭动了几下酸麻涩硬的腰身。师傅又在量另一根截好的梁。

三个师弟手里的活儿也都完了，他们把砍好的檩条抬到一处，很有条理地掳起来。收拾得早了吗？拉子想，心里便有些发怵。

师傅熊人不留一丁丁情。现在，拉子不再哭了。他觉得他的眼泪流尽了。他从来都是偷偷地饮泣，让眼泪渗到袄袖上、衣襟上。冬天，哭过之后，棉衣便有一层铠甲。现在，他觉得他的脸皮厚实得多了，莫不是长了一层硬硬的茧子？拉子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脸，便觉有一层细粒状的汗盐在脸上滚动。但是，他的心还没有一副铠甲来抵御师傅那锋利如刀的喝斥。中午，当着来送饭的那个闺女的面，师傅又毫无顾忌地熊了他。他羞愧难当，他狼狈不堪，只是没有一条地缝让他钻进去。他却听见那闺女“咯咯咯”地笑起来，而且他感觉出那甜甜的笑靥正对着他。拉子不明白那闺女为何而笑。是嘲笑他吗？一准是笑他笨蛋，笑他窝囊废！他更加窘迫，有一团火在烧他的脸，在燎他的耳朵，在烤他的脖颈。笑过之后，那闺女说：“师傅，你不能和气点儿吗？你这么厉害，徒弟受得了？”“唔……哼！”师傅铁板似的脸丝毫没有松动。拉子寒凄的心里却冲进一股热流，顿时暖暖的了，脸前燎烤着他的火团也一下子熄灭了。几天来，这个在他眼前飘忽不定的影子，在他陷入窘迫的困境时，她并没有嘲笑他，而是给他解围。拉子抬起眼去望那闺女。他看到一双朝

他微笑的毛眼睛。他的眼前倏然跳起一道优美的闪电，击得他一阵眩晕，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把目光迅疾地避开，眼前仍旧是一阵短暂的灿烂。他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俊的眼睛！他很想再看一眼，却不敢抬起头来……

师傅还在量，量得那么急躁，神情好像很古怪。

拉子不由自主地朝村子里望去。走过那盘废弃的石碾，便是一条狭窄的胡同，在胡同的尽头，就是她家的小小的宅院。两间低低的旧草屋。坐在那小小的天井里吃晚饭的时候，那闺女的娘——那个清瘦、和善的婶子，立在一边老是拿眼打量他。他浑身不自在，不知道应该夹菜，还是吃馍。“师傅，你这个大徒弟多大了？”他听见那婶子柔柔地问。后来，那婶子就拿了一把蒲扇，坐在他的近旁，为他拍打着蚊子。一阵阵轻柔的凉风沁入拉子的心扉。“看你怪老实的。年纪轻轻，学把子手艺，又能吃苦，真是不孬……”拉子听着，腼腆地笑了。拉子又觉出后背上有了柔和的凉风缭绕。那婶子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她干么打量他？干么夸奖他一个人？……拉子有点想入非非。

师傅那黧黑的额上，又渗出了汗珠。那两根梁出了什么毛病吗？不会。师傅格外细心，对徒弟更是异常严厉，他不允许谁有一星星差错。况且，那两根梁是师傅量好后亲自掌锯截的，不会

出什么差错。拉子想。

师傅虎着脸，又去量那垒平了口的屋框子。几个徒弟相视无语。

师傅领着他们，翻过那架马鞍样的大山，来到邻县这块地面上，已经两个多月了。走村串户，东家西家。为待嫁女做古朴庄重的老式家具，为建房户合计屋上的门窗、木料。主人殷勤的招待，真诚的信赖；亦有疑惑的目光，诡谲的试探，精明而又淳厚的讨价还价。当师傅接过工钱装进腰包的时候，拉子极力把目光避开。照理，工钱是没有徒弟的份儿的。从师傅手里得到的是手艺，手艺才是无价之宝。技艺到手，便可以像师傅一样，拿数不完的钱。但每月师傅还是要捻给徒弟每人一点儿，让他们零花。徒弟也便心满意足。拉子是从不乱花的，他要拿回家去，原封交给爹，给娘买药，或给妹妹扯一块花布。

西边，半个天空失火了，那马鞍状的山顶上冒着火焰，火焰点着了天边的几朵云彩，底部腾腾地燃起来，上头冒着暗红色的烟霭。拉子惊奇地望着。山那边，有他的厚道的爹，多病的娘，还有亲亲地喊他“哥哥”的弟弟和妹妹。拉子有点想他的妹妹，那个扎了两条短辫子的小丫头。妹妹能看见这山顶上火烧云的景吗？看不到。她看到的，应是那一溜锯齿样细碎的山峰，山峰上面的景。那几朵云彩的烟气冒尽了，整个儿通红。拉

子说不出那叫一种什么红，只觉红得太鲜了，鲜得叫他心里一阵魔乱……“小哥哥，给你。”那闺女喊他“小哥哥”，他心里一阵子跳。他慌忙去接她递上的盛满绿豆汤的碗，手却怎么也端不稳实，两只拙笨的大手越是使劲捧，就越是洒出来。洒在她嫩嫩的手上了，他感觉很对不起她，便赶紧低头咕咚咕咚地喝。“师傅常嘿呼你吗？嘻嘻，别在意，师傅为你好呢。”拉子低头喝着，听见那悄声的话，离他很近很近，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奇妙的气息，叫他心慌意乱。慌乱之后，才明白那话的意思。他没有抬头。这句怜惜、宽慰的话语，在他胸中激起一阵酸楚的潮水，急急地泛上来，涌满了他的两眼。他赶忙转过脸……午饭后，那闺女担了篮子和桶往回走的时候，拉子又和她的目光匆匆地相遇了一次。

晚饭是到她家里吃的。她再捧了碗给他，他想，一定别慌，沉住气，端好，可不能再洒到她的手上去。可惜，这里的活儿今天就完了。拉子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在这家多干几天多好啊。收工以后，他愿意帮那婶子担水，把檐前那口水缸灌得往外流。他愿意和那闺女一起到园子里摘菜，摘浑身刺歪歪、顶着花的黄瓜，低垂的、深紫色的茄子，青的、红的和不青不红的辣椒。他愿意多看几眼那闺女迷人的眼睛……

一声炸雷震得拉子浑身一抖。那是师傅的断

喝。原来师傅嫌他收拾得早了。早了吗？天快黑了呀，而且，也没有什么活可干了。他停住手，不知所措。

拉子的几个师弟，已经把砍好的檩条放得整整齐齐。听见师傅的喝斥，也便戳在地上不动，惶惶然若惊弓鸟。

师傅终于不再量了，把尺子扔进木盒子里，神情沮丧。听得师傅阴沉而又狠毒地骂了一句什么，徒弟们一下明白了：两根粗梁截短了！

拉子不知道，西天的火是什么时候烧完的，云彩不再红，大山安静下来，天空的五颜六色已经褪尽，一切都暗下来。

师傅蹲在地上，狠命地吸着烟。阴云密布的脸上滚着水珠，眼看就有一场狂风暴雨倾降。徒弟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师傅会有什么举动。

暮色渐渐浓酽。远处的大山朦胧了，成了一面薄薄的纸板，倚靠在低垂的天边。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房顶看起来影影绰绰。暑气稀薄了，又粘稠了。飘散了，又凝聚了。

师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团团浓重的烟雾把那张难看得吓人的脸遮住。又露出来，又遮住。

四个徒弟屏住呼吸，张惶不安地望着师傅。